

每個時代都有它的博物館

張婉真*

近年國內有關博物館、文化展演、文化資產保存與詮釋的活動頻繁，有意投入相關工作的年輕學子也不少。儘管許多心懷志向者不一定能進入所謂的大博物館，而可能是在中央或地方的文化主管機關、基金會、文史工作室或民間的策展或設計公司工作，但一樣身處於博物館與文化資產工作的大生態系中。由是，或許，重新想想博物館究竟是什麼是有必要性的。

現在人們多能同意「博物館」(museum)作為一個機構或制度係發源自歐洲，且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十九世紀後期，北美地區以及日本開始仿效歐洲興建博物館。二十世紀，透過被動地殖民下的產物或主動地學習仿效等途徑，全世界各個地區都可見到博物館的成立。二十一世紀的當下，世界各地的博物館不但數量不斷增加，其類型、規模、經營型態更是千百種，且仍在推陳出新之中，臺灣也不例外。但博物館究竟是什麼？它在我們當前的社會，有什麼樣的價值與意義呢？

儘管博物館的型態多元，展覽活動五花八門，但我們不要忘了，博物館的核心，應著重在於其保存、研究、詮釋、教育遺產的功能以及其公共性之特質。沒有這幾項核心功能與特質，實在難以稱為博物館。只是說，這些關鍵詞在今天，都有了新的解釋與面貌，以致博物館得以變化萬千，難能以一窺全。這關鍵詞在今天變化最大的或許是「遺產」這個概念，從最早期的寶物、古物等珍貴物件，到現在的「人類及其環境的物質與非物質的遺產」，其範疇已經可說是無所不包。這樣的特性，也使得博物館具有非常大的彈性與適應力。在臺灣，近年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非物質遺產的注重。這包括了對於過往歷史、特別是負面歷史記憶的保存；又或是傳統知識，包括工藝技術、傳統節慶、語言與樂音等的傳承與保存；乃至於地區生態、景觀維護的知識與實踐等，皆直接間接地促進包括轉型正義類型的博物館（國家人權博物館、阿嬤家）、生態博物館（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北投溫泉博物館）等不同於傳統物件保存的博物館之成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

立。在國際，除了負面歷史與記憶、當前的社會問題如移民與難民之社會融入、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之面對方式、人類與環境共存的生態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都是現下熱門的議題。

也可以說，在當前，只要能想到的對象，博物館就可以規劃與之對應的展覽或活動。

一般民眾或許不會天天去逛博物館，但通常會在旅行時，去參觀當地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館。因此可看出博物館具有對大眾開放的公共性，也具有終身教育以及推廣普及各種知識的功能。博物館作為文化觀光的關鍵夥伴 (key partners) 以及大眾學習的場域，就必須在詮釋展示內容以及與觀眾溝通的方法上下足功夫。這也造就大量有關展覽規劃、空間設計、觀眾研究的研究發展。而隨著觀眾族群越來越多元，博物館對於觀眾的研究也越來越細緻。現在對於特定年紀的觀眾，特別是兒童、青少年以及高齡者的展示與相關服務之研究也逐漸出現。另外如身心障礙的觀眾所需要的展覽服務也成為一個顯學。

此外，博物館的公共性在當前尚不僅於對外開放而已，還意味要能賦權，讓大眾參與博物館。這點也是當前博物館界努力的方向，並且有各種實踐的案例與方法，例如邀請原住民一同規劃有關其族群的展示，或是邀集一個地區的民眾一同商議生態博物館的運作，雖然往往不容易，但仍是不少博物館試圖努力的目標。我們時代發展出的新科技在這個部分，也發揮不少功用，透過數位技術，博物館不僅能廣泛地推廣其收藏與研究，還能透過社群媒體的經營與數位網站的建置，讓大眾表達意見，參與博物館的研究與策展，進而達到賦權的目的。從新科技發展的角度出發，所謂「虛擬博物館」或「數位博物館」也有各種變體，成為當代可與實體博物館搭配互補的機制。

說到這裡，讀者應該會發現博物館要做的事還真不少。不僅如此，由於博物館這種保存詮釋遺產又具公共性的特質，許多國家的政府也賦予博物館許多困難的任務，包括透過觀光事業能促進地區的經濟發展並挽救失業、透過展覽與教育活動推動文化政策、促進族群融合與社會和諧等。特別是公辦的博物館，由於營運經費來自政府預算，也難以擺脫政治力的介入，只是因因應國情有相當大程度的差異。嚴重者，多少也淪為政策宣導的工具。踏入博物館研究的學子，首先必須學習博物館的發展脈絡以及各項基本功，之後還必須熟悉當前博物館重視的社會關懷，了解各國所做的重點案例，然後當然也必須把握餘暇多多參觀國內外的博物館，可以想見這個領域的學習是非常的忙碌。

回歸到初衷，每個時代都會有它需要的博物館。由於博物館保存了一個時代重視的遺產（不論如何從歷史面、文化面或藝術面定義其價值），它也成為連

結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橋樑。我們可以在博物館中，找到身分認同的依歸、心靈的寄託與創作的靈感、感受人類文明的榮光。這也正是博物館得以一直不斷衍生各種變體又能具有其獨特性之原因了。